

# 酷兒化聲音

## 「聲音想怎樣？」論壇紀事

撰文／郭昭蘭 · 圖版提供／春之文化基金會、郭昭蘭

2018年3月16日至4月20日在春之文化基金會的支持下，「聲音想怎樣？」論壇分別從「衝突與聚集」、「聲音、現代性、社會」、「聲音之後」、「號召群集」、「聲音場景批判」等五個專題講座，打開聲音相關論述的討論。先不說聲音究竟是否展場文化中的第二性，第二性的比喻要是成立了，也就同時預示跨性別的討論已經在發生，酷兒化聲音這種比喻可能也不是毫無意義的設想——這篇短文是給春之文化基金會「聲音想怎樣？」論壇的後記。

對於論壇嘗試測繪視覺導向

的展示文化中聲音相關論述實踐的提問，亨德瑞克·佛克茲（Hendrik Folkerts）的回應是把「聲音」文化中的視覺元素「譜」，當作透鏡來思考文化。佛克茲將「聲音」這個論述對象，從道格拉斯·巴瑞特（Douglas Barrett）所顧慮的「聲音（非）媒介性」，擴張為「聲音文化」，並藉著聚焦「譜」這個來自聲音文化中的視覺元素，重新為「譜」的現場性、時間的多重順序性、集體性、重述性拉出一條鮮明的思考線索；儘管沒有明確提及，佛克茲的題旨彷彿是給安東尼奧·

奈格理（Antonio Negri）與麥可·哈特（Michael Hardt）的「群集」，某種形式與社會性規制的回聲；終究，他回答了思考「譜」如何幫助我們連結社會性、情感勞動、表演實踐、集體性與群集性。

羅悅全與鄭慧華的「社會作曲」則提供更多從在地思考的系譜。巴瑞特嘗試將聲音藝術從音樂性中拯救出來；他提出的批判音樂，清晰地沿著美國藝術評論以概念性、社會實踐揮別形式主義、媒介特定性的路徑，因此也難免帶有歷史決定論的色彩。結果，要面對非西方的音樂與聲音



亨德瑞克·佛克茲於「聲音想怎樣？」論壇第5場講座「號召群集」演說一景  
右：鄧兆受〈唱還是不唱〉，收錄於2016年香港藝術中心「困難的風景：聲音製圖學」展覽手冊。



實踐時，要不是以懺悔之心安插一個保障名額，就是給予一個批判西方性的位置，這是巴瑞特留下來待解的問題。

做為巴瑞特著作《聲音之後》章節中的主題，王虹凱的「靈聽」實踐並打算犧牲在地脈絡，她重視聆聽在知識生產的能量以及語言對身體的塑造，這也是她不斷在時程中進行工作坊、主持聆聽實踐之所以顯得必要的原因。楊嘉輝提供給論壇的文章，多采多姿地賦予聲音的討論任性、浪漫、妖嬌、呢喃、蔓延的色彩，好似演繹了一個看得見肉身、也感受得到其波動的演出。相較於視覺性總是意味遠距測繪的可行性，聲音的討論卻總是暗示沒有哪一種感官可以被孤立對待；任何打算化約聲音論述的意圖，最後都得冒著再次將它規訓的風險。至於「聲音藝術將自己版本的形式主義偷渡到美術館的白牆的事，肯定是當前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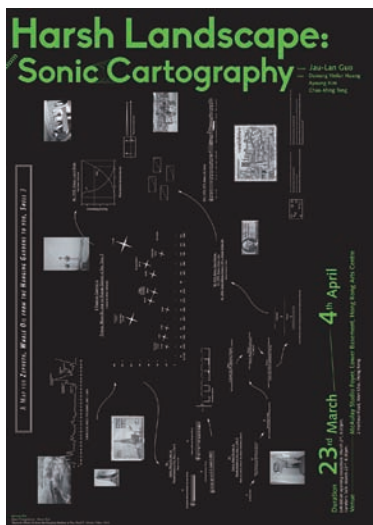


「聲音想怎樣？」論壇第3場講座「台灣現代聲響文化與『社會作曲』」現場一景

的藝術探索途徑」（借用楊嘉輝的話），就不必太緊張了。

自從策畫香港藝術中心的展覽「困難的風景—聲音製圖學」後，有關「譜」既是「視覺與記譜物件，也是行動重述對象、更是等待未來每次現場性賦予生命的場所」，逐漸成為我研究的主題。但是，這裡有個特別的例子，挑戰但也擴充了上述的論述：林其蔚的〈人體同步模組〉。它將對於形式的注意力放

在兩個極性上，一個是宇宙觀，另一個是做為個體的人，不同於參與式藝術的共生性承諾，這些帶有數學模型架構的人體音樂機器樂譜（操作手冊），在調動「人」這個對象時，既還原了工業革命對人做為集體之同工與分工在發聲器的操作號召之於文化上的寓言，也同時觸及，如何在今日號召自反性的半自動群集體。●●



2016年香港藝術中心「困難的風景：聲音製圖學」展覽手冊封面，底圖為韓國藝術家金雅瑛（Ayoung Kim）作品〈Zepheth, Whale Oil from the Hanging Gardens to You, Shell 3〉。

右。黃大旺〈Paradise Lost from A Nerd〉，收錄於2016年香港藝術中心「困難的風景：聲音製圖學」展覽手冊。

